

◆漫游湘西南

雪峰云雾

余德平

绵绵秋雨过后,天还未放晴,我乘车从邵阳市区出发,驶往美丽神秘的湘西。车过洞口县城不远,就来到了雪峰山脚下。道路顿时变得极其险峻,一边是高耸入云的险峰,一边是陡峭的悬崖,山谷中的河流终年不息。透过车窗,看见河面上蒸腾着雾气。丝丝缕缕,缠缠绵绵,依依不舍地似与河水告别,几缕升上去了,又频频回首,萦萦绕绕几多柔情。记得那年夏天去凤凰古城旅游,也是在山脚下,因为塞车,我和同伴下到河里游玩,虽说是炎炎夏日,清澈的河水却让人感到了丝丝的凉爽,惬意无比。在水中,我轻轻地掀开一块石头,就看见一只黑魇魇的大螃蟹,一动也不动地蜷缩着,似乎在做着一个悠远沉寂的美梦。只是在我捉住它的时候,才睁开惺忪的睡眠,并舞动着两只大钳子,试图反抗,然而已经晚矣!不过最终在美丽的边城凤凰,在清清的沅江边,我把它放生了。

巍巍雪峰山,横亘于湖南省境中部偏西,是湘中通往黔滇要道上的第一座天然屏障,南起于湘桂边境的80里大南山,尾翼倾伏于800里烟波浩淼的洞庭湖,绵亘300余公里,横跨80—120公里,最高峰1934米,自古就是天险!现在虽有雪峰山隧道,但为了近距离感受雪峰山云雾之美,便要司机从老路翻越雪峰天险。

小车开始爬山了,盘山公路非常狭窄,全部是弯道。有当地的民谣为证:“雪

峰山,山连山,331道弯,331道关,关关都是鬼门关。”

越往上走,雾也越来越浓了,一大团一大团的云雾,奔腾着,翻滚着。我索性打开了车窗,浓浓的、甜甜的雾,宛如让人置身于稀释了的牛乳之中。这时,不见远山,不见碧水,恰似飘在云中。雪峰的浓雾,以它最亲密的方式,拥着你,吻着你,吸一口,醉了心田,抓一把,又调皮地溜走了。雾追着车,车牵着雾,在弯弯的山道上嬉戏。此时闭目,任凭云雾的抚弄,我的思绪在追寻着历史的烟云:

七十多年前,雪峰山会战共歼灭日军四万余人,是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对日军20多次会战中,唯一取得完胜的一次战役。两个多月后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方的受降地就设在雪峰山西麓的芷江!

“十月里来秋意绵,阿妹窗下绣藕莲。哥是河中莲下藕,妹是河中藕上莲……”是谁的山歌把山雾冲开了一道缝儿?我从遐想中回到了现实。噢,随着流动的轻纱,几个苗族村姑踏雾飘来,艳丽的服饰,影影绰绰。发际上撒着珍珠,红扑扑的脸蛋,像雪峰山上五月的红杜鹃。歌儿甜得脆得与浓雾融在了一起,似乎让人品尝到了一个刚剥出来滴着汁水的雪峰蜜橘。

时近中午,车还在盘山公路上慢悠悠地前行着,这时,久雨后的天空竟然露出

了笑脸,云雾也在悠悠地远逸。远处水面腾起的雾气由原来的丝丝缕缕,演变成千百朵白莲花,随风飘摇,婷婷婷婷,轻柔如烟。偶有一丝阳光搭起金箭,就能映出一道虹桥,顺着虹桥看去,湛蓝的天空,就像刚刚洗出来的一块巨大的蓝宝石玻璃。

雾散了,心还浸在雾的甜蜜里,近处的山,依然青翠,远处的山还是朦朦胧胧。山谷里,人喧车鸣,一根根巨大的桥墩,从河谷下面升上来,高得令人害怕。一条漂亮的高速公路,从这个山洞里钻出来,又拐进了另一个洞口,在深山峡谷中,就像是古代的栈道。原来,这个今日寇折戟的英雄战地,又在创造新的奇迹。2003年11月,邵阳至怀化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,雪峰山隧道理所当然成为整个邵怀高速公路建设的控制工程,隧道全长6.95公里,是当时我国通过审批的最长公路隧道。经过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奋斗,2006年8月19日,雪峰山隧道全线贯通。2007年10月,邵怀高速正式通车。原来车辆翻越雪峰天险需90分钟,而走隧道,仅耗时5—6分钟。天堑变通途!

小车爬上了山顶,我和司机下车小憩。在峰顶上俯瞰雪峰山脉,美丽无比,也险峻无比!好在人之伟力,让这条山区公路,从此成为历史的陈迹。

伟哉,巍巍雪峰山!

(余德平,隆回人,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、新闻通讯数百篇)



山峦起伏的南山牧场

郑国华

摄

◆岁月回眸

怀念恩师

杨运焰

三十年了,无论岁月如何像流水般进行冲刷,有一个人一直牢牢地占据着我的心灵,这就是我的师傅——邵阳自来水公司工人黄光前。

说来话长,1985年,武冈自来水公司已经组建并向全市供水好几年了,由于条件的限制,还从来没有对自来水进行过水质处理,天晴供清水,天雨供浑水。为了执行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,让用户用上安全合格的自来水,公司领导派我外出学习水处理技术。我深深地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
能不沉重?既没有任何领导介绍,也没有任何熟人陪同,连电话也没有打一个,凭着手里捏着的一张写着几行钢笔字再加盖了一枚公章的介绍信,我来到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自来水公司。按照领导的安排,我成了黄师傅的徒弟。第一次见面,我忐忑不安。俗话说:“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。”而我和黄师傅素不相识,万一他将我拒之门外,我将如何回去交差?没有任何感情基础,他完全有理由拒绝我。

事实证明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黄师傅二话没说就热情地接待了我,没有客套,我也没有给他送一分钱的礼物,他每天陪我促膝而坐,从制水的最基本的常识讲起,对我进行辅导。所谓制水,就是把水泵抽上来的水源水经过混凝、沉淀、消毒后,处理成合格的饮用水的过程。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,做起来复杂的技术,加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制水,什么加矾,什么加氯,什么PH值,什么浑浊度,这些制水中的简单程序,都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当时是枯水季节,源水清清,不需要加矾沉淀,增加了我学习的难度,也增添了他讲课的难度。一个简单的问题,他常常讲解了半天,我却还是似懂非懂。可是黄师傅却非常耐心,总是不厌其烦地讲,一

遍,两遍,直到我弄懂为止。后来,他拿出几十年来总结出来的技术经验,让我一个字一个地抄写。为了让我学以致用,他还特意拿出休息时间,带我去公司所属的洋溪桥水厂和城西水厂现场学习,对着水厂的重力式无阀滤池,上上下下,一点一滴地为我讲解。

就这样,除了上班,他整天为我忙碌着。他家里有生病的父母亲需要他照顾,还有尚未安排工作的小孩需要操心,他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半句,也从来不影响我的学习,短短的一个月,我学到了很多知识。正当我学得津津有味的时候,单位来电话催我回去,我不得不和黄师傅告别。临分别时,他将他珍藏多年唯一的一本技术书《制水工艺学》送给了我,并送给我一句话:“以后有困难只管来找我。”

回来后,我按照师傅教给我的方法,开始独立操作,不明白的,我就打电话向他求教,他还是那样耐心地给我讲解,从不厌烦。就这样,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,我基本上掌握了制水技术,我处理过的水曾得到领导的赞扬。这还不算什么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1987年的一天傍晚,当班制水工因操作出现意外,引起氯气外泄而无法处理,丝丝往外冒的氯气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制水车间,人无法靠近。稍微接触过氯气的人都知道,一个人只要吸入一点点氯气,就会十分难受,时间稍长就会窒息死亡。制水车间离职工宿舍只有二十来米远,宿舍外就是居民区。氯气外泄,使职工和周边的居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情况紧急,公司领导立

即打电话给主管领导,主管领导一听,急了,马上向上面报告,要求立即通知周边居民疏散。

这时,我想起黄师傅教给我的一个绝招,急忙来到化验室,找当班化验员要来一满脸盆氨水,对着正冒氯气的方向猛力泼去,一股浓烟腾空而起,氨水中中和了氯气,氯气浓度得到暂时的稀释。趁着这十分难得的空间,我迅速地关闭氯瓶阀门,拆除漏氯的连接铜管,然后将氯瓶推到了旁边的水池里,终于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。

我对黄师傅存在着深深的感激,每隔一年半载,我总要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看他。他也一直牵挂着我。有一次,我带了女儿去看望黄师傅,师母竟然从柜子里拿出一块衣料,说:“你妹子第一次来,当师傅的不能空手,送给你妹子做件衣服。”他俩硬是让我收下才放手。

他为我付出了心血,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,在整个学习期间,我仅花了十来元钱,在街边一家小店请他吃过一次便餐。后来,我像往常一样到他上班的制水车间去看他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了,一打听,才知道他已因病去世了。我至今感到深深的内疚。

薪火相传,每当有人说起我的制水技术如何如何好的时候,我就把黄师傅的故事一遍遍地讲给他们听,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。我想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永久地纪念他。

(杨运焰,武冈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◆六岭杂谈

城墙老爷爷

夏晓山

静静地守卫古城邵阳,歌唱队伍。在城墙老爷爷站立的中段,有一支民间乐队,队员们有六七十岁的老人,也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。二胡、长笛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洋鼓、洋号,应有尽有。乐队成员天天操练,跟专业乐团有得一比,能合奏几十支曲子。在树下坐上一下午,你将享受一顿音乐美餐。特别是他们奏的《洪湖水,浪打浪》,那优美悦耳的音乐,莫讲绕梁三日,至少在资江两岸久久回荡……

与城墙老爷爷同框的这一段资江,是最佳的龙船赛场。每逢端午佳节,资江河里,鼓乐齐鸣,指挥的号子震天价响,数支龙船一比高下。看划龙船的人,人山人海,有的站在自己屋里,有的站在城墙脚下,把城墙老爷爷挤得个连气都出不赢。

太阳公公落山了,天逐渐黑了,彩灯亮了。资江两岸,霓虹灯随时变着颜色,照得整个资江就像一个隆重的猫味。年轻的,来回跑上几圈,大汗淋漓。年长的,迈着悠闲步子,从东走到西,又从西回到东。喜游泳的,直接冲入资江,拖着个彩色的“跟屁虫”,奋力击水,尽享戏水的乐趣。还有那舞剑弄棍的、打太极拳的……刚天亮,渡船开了,菜农挑着各种时鲜蔬菜,上得渡船,丢一块“银毫子”,爬上岸来,来到北门口码头,尚未进得丰庆门、临津门,一担担蔬菜已被晨练的人们买个精光。

早饭毕,那些退了休的老大爷老大妈,三个一群,五个一堆,依仗樟树哥哥、桂花妹妹冠下的坐凳,有的玩扑克双升级,有的打字牌“剥剥皮”,有的对上楚河汉界,有的杀几盘黑白子。

资江两岸,聚集有数支

◆故土珍藏

烧辣椒

袁胜利

我的家乡在湘中一带,这里人们特别喜欢种辣椒,也特别喜欢吃辣椒。

我自己就是条“辣椒虫”,可以说是嗜辣如命。在所有的辣椒菜品中,我最喜欢吃的是母亲做的烧辣椒,那又辣又香又略微有点甜的味道,想起来就会口水直流。

烧辣椒是家乡的特色菜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秋季,母亲就会做烧辣椒给我们吃。为什么一定要秋天做呢?母亲说因为夏天的辣椒没有秋天的辣,而烧辣椒是越辣越出口味,越辣越好吃的。做烧辣椒都是选用青辣椒。只见母亲把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青辣椒,用铁夹(火钳)夹着放到煤火上烤,等一会儿辣椒表皮就焦黑了,同时也有一股呛人的辣椒味溢满屋里。等青椒烤熟,撕去焦黑的椒皮,放到一个大菜碗中,放入适量的食盐,再用洗干净的菜刀柄将辣椒捣碎,一道美味可口的烧辣椒就大功告成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那时的农村人不富裕,连吃油都很节省,而烧辣椒是不需要放油的,家乡人们每家每户都会做烧辣椒这道菜。我对辣椒的喜爱,大概就源于那时吧。那时,每次吃母亲做的烧辣椒,我就会多吃一碗饭。母亲也知道我们十分爱吃烧辣椒,所以经常做烧辣椒给我们吃。

我长大后远离了家乡,到外地谋生。每每在饭店吃到一种“擂辣椒”,就会想起家乡的烧辣椒,这擂辣椒做法与烧辣椒相似,但没有家乡的烧辣椒那么辣,更没有家乡的烧辣椒那么好吃,实在让人惆怅。如今,我慈祥的母亲早已去了天堂,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母亲做的烧辣椒了。烧辣椒的美味只留在我的记忆里,只留在我的乡愁里。(袁胜利,新邵人)